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三)

國木田獨步等著

周作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說小本日代現

冊三

著等步獨田木國

譯人作周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MODERN JAPANESE SHORT STORIES

By

KUNIKIDA AND OTHERS

Translated by

CHOW TSO J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峽谷的夜

江口 渙

就現在說起來，早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先前的事了。

當時的我，是一個村鎮的中學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學的寄宿舍裏，一到七月，也就如許多同窗們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這確鑿是，那久等的暑假終於到來了，的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裏的事。

被驅策於從試驗和寄宿生活裏解放出來的歡喜，嚶嚶的像脫了樊籠飛回老窠的小鳥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們中，我也就混在這裏面，在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離了村鎮了。我的家鄉是在離鎮約略十里的山中。那時候，雖然全沒有汽車的便，然而六里之間，却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鐵道馬車。單是其餘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說爲什麼既用馬車走六里路，却在傍晚動身的緣由，那自然是因爲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氣正熱，所以到山以後的四里，是準備走夜路的。這是還在一二年級時，跟着同村的上級生每當放假往來，專用於夏天的成例。此後

便照樣，永遠的做下去了。

託身於雙馬車上的我，雖然熱悶不堪的夾在湧出刺鼻的汗和脂和塵土的氣味的村人們，和儘情的發散着腐透的頭髮的香的村女們的中間，但因為總算順手的完了試驗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心地非常之搖搖了。已而使人記起今天的熱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熱的晚霞褪了色，連續下來的稻田都變了菸草和大豆的團田，逐漸增加起來的雜木林中，更夾着松林的時候，天色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入了夜了。教人覺到是山中之夜的風，搖動着縛起的遮陽幔，吹進窗戶中來，不點一燈的馬車裏，居然也充滿了涼氣。先前遠遠地在晚霞底下發閃的連山，本是包在蒼茫的夜色中的，現在卻很近，不是從窗間仰着看，幾於看不見了。一想到度過那連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峽谷路，那地方便是家鄉，便不由的早已覺得寬心，不知什麼時候將頭靠着窗邊，全然入了睡。

驀然間，被鄰人搖了醒來，擦着睡眼，走下鐵道馬車終點的那嶺下的小小的站，大約已在九點上下了罷。叫馬夫肩着柳條箱，進了正在忙着掃取新秋蠶的休憩茶店裏，我纔在這裡作走山

路的準備。用三碗生醬油氣味的麪條和兩個生雞子果了腹，又喝上幾條石花菜，并且爲防備中途飢餓起見，又買了四個生雞子。休息一回之後，將柳條箱交給茶店裏，託他明天一早教貨車送到家裏來，我是洛衣和鞋，裹腿，草帽的裝束，將應用的東西用兩條手中擔在肩頭，拖着陽傘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從撲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來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處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輝。層層疊疊的許多重排列着的羣山的巖積，都染出非藍非黑的顏色，好幾層高高的走向虛空中。綴在那尖銳的巖積間的濡溼的夜霧，一團一團的橫流着青白。那互在峯腰的一團，是反射着下臨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看了這些的我，似乎覺得久違的觸着了潔淨的故鄉的山氣了。

到嶺頭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寬的縣道。因爲要走貨物車，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費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慣的路，我憑着沁肌的夜氣不斷的涼乾了熱汗，比較的省力的往上走。經過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關門睡覺的嶺頭的茶店前，到開始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時候

候，大抵早是十一點以後了。下坡的路，是要紆迴於嶄絕的相薄的峽谷中間，忽而穿出溪流的左岸，忽而又順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過了許多回小橋。夾着狹窄的溪，互相穿插的兩岸的山巒上，相間的混生着自然生長的褐葉樹林和特意栽種的針葉樹林，那紅黑和烏黑的斑紋，雖在夜眼裏也分明的看見。這中間，也許是白楊的幹子罷，處處排着剔牙織似的，將細小的條文，在月光裏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麼時候已被夜氣溼透了。早開的山獨活模樣的花，常從沾溼了的茂草中間，很高的伸出頭來，雪白的展着小陽傘似的花朶。加以不知其數的蟲聲，比起溪流的聲音來，到耳中尤其聽得清徹，然而使峽谷的夜，卻更加顯得幽靜了。

這之間，我看見霧塊一團一團的在頭上的空中，靜靜的動着走。撕碎了白紗隨流而去似的霧氣的團簇，逐漸增加起來了。或者橫互了溪流，軟軟的拂着屹立的筍峯的肩頭，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巖積的針葉樹林上，投下了更其烏黑的影，前進的前進的走向狹的峽谷的深處。每一動彈，霧的形狀也便有一些推移，着照烟霧的月光，因此也不絕的變換着光和影的位置。於是許多霧塊，漸變了霧的花條，那花條又漸次廣闊厚實起來，在什麼時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間的

霧的長流了。以前懸在空中的月，披了煙霧來看流水，露面有許多回，但其間每不過只使煙霧的菲薄處所滲一點虹色的光輝，終於是全然匿了跡。和這同時，我的周圍便籠上了非明非暗的顏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裏罷了。因此我便專心的看着路，只是趕快的走。

這麼着，轉過右邊，跨向左邊的，走着長遠的峽谷，大約有一小時，霧氣忽而變成菲薄，躲了多時的月的面，在虹蜺一般閃動的圓暈中央，雖然隱約，却已看得見了。那時候，我無意中從對面的山溪那邊，透了煙霧，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雖然低，是抖着發響的聲音。那聲音，倒並沒有可以稱爲裂帛的那樣強，而且，也不如野獸臥地吼着的那樣逼耳，單是，微微的有些高低，淒涼的顫抖着，描了波紋流送過來。而這時時切斷似的杜絕了，却又說不出什麼時候起，仍然帶着搖曳。我暫時止了步，側耳的聽，然而竟也斷不定是什麼的聲音。

這之間，道路正碰着一個大的山巒，聲音便忽而聽不見了。我想，這大半是宿在山溪裏的什麼禽鳥的夜啼罷，便也並不特別放在心上，還是照舊的在霧底下走。待到轉出了那山巒，聲音又聽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聲音只是咻咻的不絕的響。比喻起來，可以說是放

開了喉嚨的曼聲的長吟，也可以說是用着什麼調子的歌唱。而在其間，又時時夾着既非悲鳴也非吟呻的一種叫，尖而且細，透過煙霧響了過來。假使是鳥聲，那就決不是尋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罷。但如果是猴子，就應該是比裂帛尤其尖銳的聲音，短促的發響。況且夜猿的叫，一定是要壓倒了溪水的聲響，發出悲痛的山谷的反應來的。而這不過是不爲水聲所亂罷了，決沒有呼起谷應的那麼強大。倘使是鳥獸的聲音，總得漸次的換些位置，然而那聲音却始終在同一處所的山溪中間。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許多次想辨別這聲音。這樣的夜半，這樣的山中，不消說不會有人在唱歌，況也且沒有唱歌的那樣優婉，是更淒涼，更陰慘的聲音。我被這有生以來第一回聽到的異樣的聲音所嚇，不安的陰影，漸漸在心上濃厚起來了。

這其間，道路又正當着一個山巖，就這樣的轉了彎，像先前一樣，那聲音又暫時聽不見了。不知道繞出這山巖，是否要更近的聽到剛纔的聲音？倘若隔溪，那倒沒有什麼，但不知道是否須聽得接近的在路側？倘這樣，那麼……這一樣想，壓不下的慘凜，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來。而一方面，則想要發見那本體的好奇心，也幫着想要從速的脫出了那威脅的希冀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

的抽緊了。將搭着的什物從右肩換到左肩，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我，漸近山巒的轉角時，也就漸漸的放輕了腳步走。

惴惴的轉出了那山角的時候，從初收的煙霧間，月光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這回却毫沒有聽到異樣的聲音。折出山巒，便是一叢鬱蒼的森林，從林的中途起，是三丈左右的並不峻急的坂。下了這坂，路便順着溪流，不多時，即可以走到一個村落了。

「總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這樹林，以後便不會有這樣嚇人的事。什麼都看沒有聲音的現在了。」

這樣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陽傘，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踏進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裏處有一所山神的或是什麼的小祠堂。向着這祠堂的半倒的牌坊的淨水（二）裏，不絕的流下來的水竅的水聲，對於此時的我的心，也很給不少的威嚇。然而我仍然決了意鼓勇的一氣走下坂去。待到走了大半，脫了森林的黑闇，我望見沿溪的對面的道路，浴着月光，白皓皓向前展

（註一）在神社之前，用以清淨口與手的水。

開，這纔略覺寬心，逐漸的放慢了脚步。

這怎麼不出驚呢，還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聲音突然起於眼前了。起於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方的樹裏。我被襲於彷彿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斷了似的恐怖，單是驀地發一聲驚怖的呻吟，便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爲心臟是驟然凍結似的停止的了，而立刻又幾乎作痛的大而且銳的鼓動起來。和這同時，從腳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發了抖。

試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從左手的崖間，橫斜的突出着一棵大樹。這樹的中段正當道路上面的茂密裏，站着一個六尺上下的白色的東西。在掠過樹梢的烟霧的餘氛，和蒼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見那大的白東西，從陰暗的葉陰裏，正在微微的左右的搖動。聲音確乎便是從這裏來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墳地之後便連着急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說是囑了許多巖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給月光游泳着，一面到處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對面遠遠地流行。當看着那樹上的白色的東西，和連到山上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冲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時，推測着那聲音的本體，我竟全然爲劇烈的恐怖所籠罩，至於連自己也不

能運用自己了。其實是，向前不消說，連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單是抖着發不出聲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暫時茫然的只立着。

於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細細的發抖的那聲音，突然間變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聳人毛骨的嘻笑了。很像是格格的在肚底裏發響的聲音。寬闊的搖動着大氣似的那笑反覆了五六回，什麼時候卻又變了被掠一般的低聲的啜泣。那嗚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變了調，逐漸細長的曳下絲縷來。

那聲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却總在同一處所搖曳。爲激動所襲的我的心，又跟着時間的經過漸次鎮靜下去了。跳得幾乎生痛的心臟的鼓動也略略復了原，全身的筋肉便慢慢的恢復了先前的柔軟和確實。然而膝髁的顫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時，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手掌，什麼時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道不至於頃刻之間便有危難臨頭的我，卻終於決了心，從下面望進樹的茂密裏去。

在流進叢中去的月光裏，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東西，確乎是一個活着的女人。纏着白衣的

裸體上，衣服幾乎沒有附體，欹斜的埋了青蒼的前額的頭髮，解散了披在肩頭。那女人用彎着的左手將一件東西緊緊抱在懷中，並且不住的搖動，右手卻攀住樹枝，站在橫斜的榦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擺動身子，始終反覆着一樣的聲音。

這時女人忽然看見我，右手便靜靜的離了樹枝，雪白的伸開，從上面向我招手了。蒼白骨出的兩頰上，既浮着雕刻一般的鋒利的笑，而弓形的弔上的眼梢，和幾於看見眼窠的圓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轉似的突出的嘴唇，接連的動個不住，都使那站在深夜中的樹上的白衣的女人見得更其是淒厲的東西。女人彷彿是逗弄孩子一般，暫時搖動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發出也不像歌唱的叫聲，終於又蔣臉壓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放聲哭起來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訴說似的，滔滔的說些沒有頭尾的事。剛這樣，却忽而側了臉，鋒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後來，又是，陰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無論怎樣發笑似的笑，而嘻笑時候現在頰上的深的皺襞，卻總是生硬到近於傷心。從臉相和身樣看來，衰憊是衰憊了的，然而年紀似乎並不大。

暫時之間，我仰望着那女人，但還沒有很推敲怎樣決定自己的態度。最初，就想回到原路的嶺頭的茶店去，只是已經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鄉的地方，終不願在這深夜中，倒回將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乾淨的茶店裏。雖這樣說，便能就此平平穩穩的前進麼？那是一個狂人，所以經過下邊的時候，說不定會跳下樹來，拼死命的來撲取。即使進了墳地，繞過山腰去，而倘在墳地裏被追着，那又怎麼辦呢？或者也許只能這樣的互相注視着到天明罷。我將這些事，成串的思想得要勞乏，用同一處所頗站了不少的工夫。

無論過了幾多時，也並沒有得到好主意，我於是決了心，一定要突過那樹下。只要平安的闖出，到村莊便不上二町了。這樣的想定了的我，終於奮起了最後的勇氣，一點一點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這樣子，將陽傘和搭在肩頭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鐵緊，整好了什麼時候都能戰鬪的準備，我幾乎看不出前進模樣的，惴惴的走過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着我的態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過詫異的凝視我，待漸漸的進了大約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着的樹枝，招起手來了。就近處看見的女人的臉，比先

前見得更陰森。不知道是因為兩頰深陷的緣故，還是下頰像刀削似的尖着的緣故呢，女人的臉竟顯得完全是一個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亂紛披的頭髮從左邊的顛顛掛到肩上，拖作異樣的旋渦。那髮的黑色很強的映着月光，使臉的全部愈顯出淒厲的形相。

這樣的接近了的兩人的距離，已不過一丈遠近的時候，女人便一轉那伸出的手，驟然間猛烈的搖起附近的枝條來。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臉，忽而變了噴火似的忿怒和憎惡的形狀，彷彿是鎖着的猿，現給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容貌了。而且，極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頰，那雪白的外露的齒牙，上下格格的相打，發了儘着喉嚨的呻喚，一面抖抖的搖頭。又尖利的說些話，而且時時威嚇似的儘力的頓足。然而我併不理會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喚。剎時之間，用兩手捧了先前抱在左邊的什麼東西，很高的擎到頭上，就要向我擲過來了。

我不由的喫驚，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後，我便暫時蹲在地上，靜靜的看着情形。這時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適纔自己所做的事，又復鋒利的望着月亮，嚇嚇的狂笑起來。至於先前擎到頭上去的東西，也早就抱在原來的脅肋裏。此後暫時之間，也仍是照舊一樣，悲涼的唱些歌，又說些什

話，而終於又將臉帖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出聲哭起來了。「在此刻了。失了這一瞬息，就完了。」這樣想了的我，便彎腰俯首，將全身的力都聚在兩腳裏，咄嗟間，直進過去，闖過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時候，彷彿是從女人的全身裏迸湧出來似的驚駭和忿怒和憎惡的呻喚，用了吐血一樣的猛烈，由頭上的樹裏崩頽下來。剛這樣想，就在這傾刻，我的領頭發了一聲沈重的響，有比冰還冷的一塊，又大又重的落在頸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剛這樣想，心臟的鼓動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識的聽憑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體，而膝髁却彷彿已經脫了節，所以我只將兩手動擾了兩三回，便臉向着下，撲通的倒在地上了。

此後幾秒，幾十秒，或者幾分時，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甦來，在頭上再聽到先前一樣的聲音的時候，我已經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莊裏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沒了力，總不能如意的奔走。沒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腳都動作，我似乎確鑿像獸類一樣，在道路上飛跑。待到覺得伸着腰，仰着頭，總算單用了兩條腿在那裏專心致志的走的時候，是已經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時，比較的還算快，於是放了心，這纔轉向逃來的那方面看。然而也並沒有什麼追趕過來。而且，便是以前所見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崖上的樹，也不知是因為隱在山蔭裏呢，或是包在霧的餘氛的夜靄裏呢，無論在什麼處所，連看也看不見了。仰面看時，只見得愈深愈狹的折疊着的山谿的巖積，浴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蒼蒼的重重疊疊的聳着。

我跌倒了的時候，拋了陽傘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總須拾取回來的，加以想討一杯水，來濡潤這將近焦枯的喉嚨，便去尋曾經見過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細長的村莊，全都入了沈睡，連犬吠聲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粘的流滿了全身的油汗。走向村的中間，便在夜眼裏，也屹然聳着的瞭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無論怎樣的敲門，却總不容易起來。這之間，既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來的不安，而漸次又聽得各處起了歷亂的犬吠，我便更用了力，激劇的敲打。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門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動彈，雖自己，也見得是拼命的模樣。大約又叩了二三分，這纔從深處發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來：

「誰呀？這時候，胡亂叫人起來。」